



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8月9日
星期一

思想之光
——
文学的力量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向平

【行走笔记】

看山是山, 看山不是山

□钟倩

一个人与一座山的相遇是有机缘的,一个人与一座山的重逢也是有因缘的。看山是山,看山不是山,看山还是山,需要阅历加持才能彻底了悟。

我上小学时,每当有外地朋友来济南,市民习惯性地推荐去趵突泉、大明湖,最后才是千佛山,这个固定排序似乎一直在人们脑海中顽固地矗立着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这个刻板印象早已被推翻,济南好玩的地方越来越多,网红打卡景点更是逐年推新,千佛山景区以“雄、秀、奇、峻、险”的独特风景深受天下游客青睐。就像一位南方朋友所说,“我就是去看看泉水‘咕嘟咕嘟’往外冒的济南城,还会藏着怎样的名胜胜景?”

我经常说,自己受过的最好的教育就是来自那些大大小小泉子,那些老街巷。之所以不敢贸然说山,是因为它实在太深邃太神秘太美妙太美丽了,我生怕一说出口,就被它所覆盖,就被它带走。因为,我深信,每一座山里都住着一尊神——杜甫去过的泰山,因“岱宗夫如何?齐鲁青未了”而盛名天下,成为行走的文化名片;李白曾在庐山炼丹修道,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至今还在游人心中发生作用。相比之下,千佛山海拔既不最高,名声也非最响,却因历史文化厚重而成为古今之人的向往之地。

以前我写千佛山,写的是童年的往事与记忆;庚子盛夏,我一头扎进这座山里,写的是与己身的相遇。那么,都看到了些什么呢?弥勒佛、万佛洞、千佛崖、文昌阁、观音院、历山院、佛慧山、黄石崖、卧佛、十八罗汉、坐龛巨佛等等,是这些,也不仅是这些;还有,历史的倒影,城市的过往,生命的轮回,斑驳的光影,永恒的记忆……我看到了成住坏空,生死无常,自然人性,诗意栖居。

就在我全身心投入,一次次与千佛山对谈兴浓时,父亲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,我就像一根断线的风筝,“轰”的一声坠地。我至今仍像做梦一样,“生死无常”,时常挂在嘴边的四个大字,究竟需要多少阅历打底子才能参透,究竟需要饱蘸多少泪水做药引才能懂得?似乎,它是要用大悲恸大离别方能体悟——死,从来都是生的一部分,死,从来都与生拥有同等地位,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,不敢面对,是出于害怕失去和充满恐惧,但是,终有一天总要瞬间直面。

痛失父爱,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失语的精神恍惚状态。多少个深夜里,我苦苦追问:既然人生就是一场空,为什么我放不下对至亲的眷恋?一文友推荐我读王维,读着读着,我哭了,又笑了。他与好基友裴迪在一起,他喝白开水,裴迪喝酒或喝汤,两人禅语打诨,别有乐趣,后来,裴迪跟哥舒小丹走了,王维孤独终老。我顿悟——原来,人生最大的关隘,就是了悟生死;我们总想看清楚,却一直看不明白,甚至读书或阅历越多越容易迷障,这就是执念,后者往往是最大的羁绊。

然而,倘若没有了牵绊,没有了烦恼,人又岂不是活得像个假人?

天下万僧归于一佛,天下的山,也莫不过一座千佛山。千佛山是时间的博物馆,千佛山也是空间的艺术馆,千佛山还是自然的后花园。我沉湎于那些佛像、造像与石刻,我敬畏于那些匠人的精湛技艺,我惊叹于佛教建筑与自然浑然天成的关系,从中感受到文明的力量和生命的重量。但是,我也在时刻警惕某种文明的捆绑,好像现代人一说起人文古迹和山水风景,就习惯与文明扯上关系,这俨然是文化的盲目和审美的倒置。

常常想起两则故事。一则是,盲眼尼姑听完晚课,师父对她说,“天已经很黑了,你打个灯笼回家吧!”盲眼尼姑回答道,“我眼睛看不见,打个灯笼有什么用?”师父说,“当然有用啊,你是瞎子,但是别人看见你手中的灯笼,可以让你!”盲眼尼姑应声说道,“那我就打上吧。”熟料,半路上她仍和一陌生人撞了一个满怀。盲眼尼姑道,“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手中的灯笼吗?”对方回答,“你灯笼里的灯已经灭了啊!”盲眼尼姑恍然大悟,原来一切外在的光亮都是靠不住的,一个人需要找到自己本来的光源。

另一则。从前有一个本领高强的小偷,小偷的儿子长大后就缠着他传衣钵。一天,拗不过儿子的软磨硬泡,夜里他带儿子去偷东西。两人进了一户人家,发现房间里有个大柜子,父亲想办法把锁打开,叫儿子进去拿东西。儿子刚钻进柜子,他立马把柜门锁住,大喊一声“有贼啊”,喊完就跑掉了。那户人家被吵醒,丫鬟举着蜡烛进房间找贼。柜子里的儿子急中生智,用口技学老鼠打架,吱吱叫个不停。丫鬟以为柜子里有老鼠,拿来钥匙开锁。柜门一打开,小偷的儿子冲出来一口气把蜡烛吹灭,趁黑溜走了。跑回家见父亲在睡觉,儿子叫醒他质问:“你为什么要害自己的儿子?”父亲答:“你不是出来了吗?你成功了,衣钵就传给你了。”禅师以此故事告诉徒弟们,修行没有定法,随便修哪一种,要自己想办法。

每一次登临千佛山,或选择不同的线路,或步行与观光车结合,看到的风景也各不相同。但是,相同的是我们走过的路,待回头看时,早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。就像那个小偷与儿子,逃走的方式和契机不同,相同的是各自行的道。另一方面,我们游览千佛山,登临千佛山,会不自觉地被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所束缚,甚至很多家长是替孩子“背着”作业走进千佛山的,可想而知,回来的作文很难摆脱“流水账”或“口水席”。很多时候,我们游山玩水,不是征服,不是敬畏,而是重塑自己与自然的关系,继而唤醒被蒙尘被熏染的本心,在融入自然的过程中交付沉重肉身和隐秘心事,看到内心的光和亮;倘若与之背离,就会变成那位盲眼尼姑,打着灯笼也会撞到人——当一个人内心失去了光明,再多的外在苛求也是徒劳无功。

我经常回想起那个下午,从千佛山宾馆出来,我与朋友临时起意去了千佛山。景区内游人三三两两,遇见几位背着书包的外国友人迷了路,正在向路人比比画画,操着蹩脚的汉语打听方向;还有一白衣长者,戴白手套,在树林里练功,枝头挂着的收音机不时传来刘兰芳说评书的洪亮嗓音,旁边的鸟儿在地上跳着华尔兹,一点不惧怕人的样子。我们在一块石头上闲坐下来,聊山上的建筑,聊大舜的故事,遥想当年山上僧人的传奇经历……不知不觉,夕阳西斜,山上的庙宇和草木仿佛蒙上了一层神奇面纱,美轮美奂,若隐若现,叫人沉醉。我想起曾经手抄过的约翰·索尔《夏日走过山间》中的一段精彩描述,“现在的我们正置身于群山之中,并与之融为一体,人山合一的境界点燃了我们的激情,使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神经细胞都在颤抖,每一个毛孔和细胞异常充盈。相对于身边的美景,我们的血肉之躯仿佛已如玻璃般透明,好像已经真正成为了这美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与周围的空气、树木、溪流、岩石一起,在阳光中舞动——成为自然的一部分,没有了衰老与年轻的区别,没有了病患和健康的牵挂,唯有永恒。”

这样的时光,一个下午也是永恒。

【书里书外】

老树春深更著花

□周长风

2017年春,我移家东城,与李心宏先生住上下楼。过去虽然都在济南市直机关工作,但并无交集,缘慳一面。做邻居后,都退休,又一起参加诗友们的采风,接触渐渐多起来,由此大略得知他的经历。

心宏先生年轻时,长期在家乡商河县工作,曾任乡村中学语文教师、县机关干部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、乡党委书记。1998年援藏,任白朗县常务副县长、县委副书记。2001年返回济南,先后在市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、市园林局、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,担任领导职务。2018年于市委巡察组组长任上退休。在接触中,我深切地感受到,他儒雅萧散,谦和真诚,时时透出纯朴的底色,未见一丝官气。几十年来,各级领导干部,我接触过数以百计,对心宏先生却不禁暗暗称奇,他为官年久,屡经转升,是怎么做到久居官场,不染官气的呢?这太不容易了。

前几天,心宏先生送来新出版的大著《补白集》,认真读罢,随即感到这本书对我的疑惑,做了很好的解答。《补白集》是一本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书,收录了作者十多年来文学艺术的代表作,有散文、评论、新体诗、旧体诗、歌词、楹联,还有曲艺作品、书法与国画作品,林林总总,展示了作者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,以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。比如所作楹联,从5字联到35字联,皆格律严整,文采焕然,令人钦敬与激赏。

对心宏先生的各项艺术成就,难以一一评述,只是想说,我最爱读的,最打动我的,是书中写亲人、家乡、儿时的那部分散文作品,如《父亲的“生意经”》《父亲的书屋》《儿时的星空》《曾经的电视梦》《带上母亲去休假》《命“硬”的立军》《母亲的天地》《五双鞋垫》《在母亲最后的日子》等等。这些作品感情诚挚,细节真实,人物鲜活,不加修饰地呈现亲情、乡土、童年、庄稼、节气、温饱、星空等农业社会、乡间生活最基本的元素。这一切应是他生命的根基和精神的依附。心宏先生之所以平生葆有淳朴真诚的品性,我想,重要原因之一应是家乡,特别是父母赋予他的土地般的本色非常地坚牢,历经无数的雨打风吹而未稍有褪色和改易。

在上面提到的作品中,我尤爱心宏先生专写父亲的两篇。他对父亲既爱且敬,可以看出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,但却没有因之溢美,而是如实写来。他笔下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,终身操劳,为了家庭将教书、耕种、经商轮番扛在双肩的乡村知识分子。既恪尽职守,又善于权变;既深爱家人,又失之严厉;既有书生的品格,又有商人的胆识。所记述的一些事情,如身为教师去“投机倒把”,为了让儿子顶替而设法提前退休,若按当时的政治标准,或今人的世俗眼光衡量,或许并不那么“高大上”,应为尊者讳。但家史也是史,心宏先生秉笔直书,记述而非塑造了“这一个”父亲真实、立体、生动,在我看来还是了不起的形象。这一形象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独特的、不可复制的时代,其典型意义,我以为超过了许多优秀小说中精心塑造的上世纪后半期的农村人物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心宏先生写的不仅仅是怀亲文章,更是时代记录,后人将会从这一形象来感知他们的先人是什么样的人,曾经怎样生活过,从中了悟世事,汲取智慧。

心宏先生的新书取名《补白集》,很有意味。他说,虽然退休了,但生命不应大面积地“留白”,而须通过努力补上不再有日常工作的空白。这让我想起,我曾从业的新闻出版界,将报刊上填补空白的短小文章,称作“补白”。20世纪上海郑逸梅先生即以写此类文章得享盛名,世称“补白大王”,平生著作上千万字,40余种。还有济南乡贤南宋辛弃疾,文怀公相之策,武具将帅之才,然而平生不受重用,常年闲居乡间。他作词也只是为了填补时间的空白,心间的空白。其“补白”之作《稼轩词》,却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瑰宝,为他赢得千秋美名。心宏先生或意在继承这种“补白”精神。

与心宏先生交谈中,我得知,他对退休后的生活有着明确而美好的期待与规划。我想,人生应该像树一样,小树有小树的蓬勃,大树有大树的挺拔,老树有老树的苍翠。老树因岁月的积聚、风霜的雕刻,枝干会更加遒劲,只要不消沉,肯努力,或许能绽放更多更耀眼的花朵。对心宏先生的文学艺术创作,我正作如是观。

比起诸君,我呢,因与心宏先生比邻而居,自然可以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了。最后作七绝一首,以表喜悦之情:

迁居欣幸比高邻,志远心宏意更真。
书画诗文诸样会,登楼请益日敲门。